

生态哲学研究: 基本问题与实践目标

胡骄平 周子善 王 勇*

【摘要】生态哲学是一种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哲学。生态哲学本体论上,既不是人类本体,也不是自然本体,而是强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本体。生态哲学的价值追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生态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具体体现在: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关系;自然环境的文化形态。生态哲学实践目标就是:处理好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关系;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高度,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生态哲学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对自然的责任的思考,因而生态哲学实践目标应该具有道德责任倾向。

【关键词】生态哲学 关系本体 文化意蕴 可持续发展 道德责任

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于生态哲学研究现状,《自然辩证法研究》作为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并在我国科学哲学界最具典型性和权威性的国家级核心期刊之一,其生态哲学的载文状况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能比较深层地反映生态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形态的研究进展状况、启示价值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生态哲学主要表现为对生态系统的准确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

* 胡骄平,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周子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王勇,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反思、对生态价值的全面把握、对生态文明的根本追求,其核心内容包括:万物普遍联系,包容共生;人与自然平安相处,和谐共融;人与自然独立平等,价值共享;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相伴相依。生态哲学在世界观上强调有机创造性、内在联系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把握人与自然是生态哲学的基础。生态认识模式包括生态模型、生态理性、生态法则等。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社会的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包括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国家战略、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生态哲学做指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地位。

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生态哲学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所进行的社会哲学研究的综合。一方面,生态哲学以“生态人格化”为理论根据,诠释人和自然的精神统一性,确认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研究人的道德问题。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也构成道德关系。人的生命如何寻找永恒的皈依,是生命哲学对生态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

一 生态哲学的学科内涵与基本问题

(一) 生态哲学的学科内涵

生态哲学(Ecological Philosophy 或 Eco-philosophy)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普遍规律的科学。历史上,生态哲学以唯灵论——主张灵魂和精神是本原的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学说为理论根据,哲学本体是灵魂或精神,宣扬人和自然的精神统一性,确认自然界以灵魂为基础的固有的和谐性和完整性。当今生态哲学已从一种偏狭的唯心主义哲学演变成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目标,因而为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生态哲学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加节制的工业发展、以技术统治为导向的理性主义和城市主义。

(二) 生态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笔者认为:关系即本体。生态哲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过去我们讲人是万物之灵,人类要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现在看来,人要呼吸、要阳光、要雨露、要“饮食男女”,人类的生存发展依然依赖于自然。人类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行为,导致了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并直接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系即本体,就是说:既不能是人类本体,也不能是自然本体。很久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主义的争论。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一种是反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主义。这两种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活动应该是以自然为中心,还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类保护自然环境是为了让自然界存在和发展得更好,还是为了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得更好?我们不太能够想象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仅仅是为了让各种自然存在物如植物、动物等生活成长得更好,更不能想象人类会为了动植物的生存而从根本上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不从自身生存和发展出发来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所要反对的应是狭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要提倡的应是合理、适度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可以从现代消费的角度来看。现代消费以人的舒适和幸福为目的,大都以消耗自然资源为手段。那么,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该鼓励消费,还是限制消费?现代化的生活更幸福,还是自然状态的生活更幸福?简朴使人感到更幸福,还是奢华使人感到更幸福?尽管现在已有不少年轻人远离都市、回归自然,自得其乐地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有不少文人墨客为之赞颂,但问题并不会这样简单,这需要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抉择。

2. 生态与文明的关系

从原初意义上说,生态是指自然界的天然状态,甚至是指原初的自然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是指各个物种在地球上自然而然地产生、繁衍和变化,按照自然规律存在和发展,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之规律。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了这一规律。

而文明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是指超越自然状态的人为和人化的更高境界。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人和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人类在肌体结构、思维能力、伦理道德等方面不断进化,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不会由大自然自然产生的物质、关系、思想和制度等,这些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丰富内容。

不难看出,就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而言,文明与生态越来越远。从这个角度说,两者之间是矛盾的。现在把这一矛盾统一起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就向人类自身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比如何为生态文明?它是一种自然文明、天然文明,还是一种社会文明、人化文明?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很明显,生态文明的首要特征是对生态价值的重视与强调,它要求我们在发展人类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自然界的价值与意义。然而,我们今天要想恢复完全天然的自然界,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本质上是要建设一种重视生态价值的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这需要全新的理念和方法,需要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现生态与文明的辩证统一。

(三) 生态哲学的价值追求

1. 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已经被明确提出并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问题。从哲学上说,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运用哲学思维必然引起人们思考生态问题方式的转变。从实践上讲,可持续发展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减少、资源匮乏等危机而提出来的对策性概念,但实际上已涉及人类文化、生命价值等深层次问题。很明显,当今社会各种危机的出现,是人类所面临的最

严峻的挑战,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已经看到了传统发展观下的技术的消极方面,看到了无限制的技术化的灾难性后果——人的存在的丧失,是人的全面的异化。

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不同。对传统发展观起支撑作用的哲学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活跃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人类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对象,把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向大自然索取。这种发展观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放到了人类的对立面,人们心中想到的就是征服它、控制它。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比较系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荀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其“人定胜天”观念一直影响着国人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人们感觉成了自然的“主人”,以至形成了后来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人们对自然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传统发展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取予不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远远多于人类对自然的反哺和回馈。于是,也导致了人类延续中的代际不公平。一句古老的西方格言说,“地球不是祖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后代托付给我们保管的财富。”而我们疯狂地索取事实上是在“吃祖宗饭,断子孙粮”,以致现在已出现了“生态赤字”,我们拿什么交给子孙后代?传统发展观及其指引下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代际不公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同代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生态哲学相关学科较多,如生命哲学、道德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生命哲学对生态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生态哲学的侧重点在于:一是本体论思考,寻找生态问题的实质;二是认识论思考,探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论;三是价值论思考,寻找生态价值以及建立合理的生态价值的评价体系。像其他哲学学科一样,生态哲学有助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确立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正确发展观。

2. 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

当代中国是在推进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就是处理好推进现代化、工业化与建设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集中体现为回

归自然与超越自然的关系，也是生态哲学的价值追求。

所谓回归自然，就是要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贯穿到现代化、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中。要看到自然界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物质和能量基础，自然规律仍然在根本上制约着人的生存、活动和发展，自然资源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而又极为有限的珍贵资源，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仍然要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因此，尊重自然就是珍惜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顺应自然就要遵循自然界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空间。

所谓超越自然，就是要克服盲目顺从自然和盲目征服自然这两种极端心态与行为，积极探索新型现代化、工业化道路。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不以伤害和破坏自然界为前提，而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为前提，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使之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探索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只有在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才能既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又能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四) 生态哲学的文化意蕴

1. 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客观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产生意识或精神的基础。愈是远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越大。远古时期，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几乎起决定性作用。原始人，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自然环境对他们来讲是严峻的，人们不得不结成小群体即原始群，依靠集体力量来生存。他们共同采集野菜瓜果，捕猎昆虫野兽，并渐渐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天然棍棒和简单的打制石器，这就是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青铜、铁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出现了金石文化、青铜文

化。近代、现代,人类“人化自然”^①的能力加强了,因而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弱。比如:天不下雨,可以进行人工增雨;北方缺水,可以南水北调;地球拥挤,可以探讨建立海上城市,移居南极甚至其他星球。

然而,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一系列全球性威胁日益严重。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森林面积日益缩小、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水资源不足、大气污染严重、土地面积减少、垃圾废物成灾、资源在减少、农用药害严重等。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2. 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与改造关系

人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时时刻刻与自然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由此获取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财富素材。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①纯粹式依赖。它是远古时代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系统提供的纯自然物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依赖形式;
②条件式依赖。它是农业畜牧业时代人类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水利、气候、土壤等条件进行种植、养殖、放牧的新型依赖形式;
③资源式依赖。它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的依赖形式,其实质是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迅速增强,使更多的自然物质变成了资源,原有的依赖关系减弱,依赖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除了依赖关系外,人对自然的关系也是改造关系:人类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人造物和人造环境。人造物有机构成基本单元包括两种基本类型:
①再生型改造物,即人们劳动加工了的自然物,基本上是天然物的翻版,并没有触及天然物的基本结构,比如花岗岩被切割打磨成建筑材料等;
②异生型改造物,即人们劳动加工了的自然物不仅改变了自然物的存在形态,而且改变了自然物的基本结构,并赋予新的、非天然的物质属性。比如,石油被改造成了燃油、化纤等。人类还能够不断创造生产某种天然产品的手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

3. 自然环境的文化形态

自从有了人和人类实践,自然环境也就具备了文化意义。自然的文化形态根据人类本质力量的存在形式、人对自然的改造程度,可以分为:①征服形态,即自然物被打上人类劳动的烙印,使人们得以从中直观自身。自然被认识,被改造,显示人的本质力量。比如绿色田园、优美园林、万里长城。②依赖形态,即自然物作为人类社会环境,具有人化的意义,从而获得文化价值。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是人类本质力量存在的条件。空气、阳光、水,都与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给予人们生活资源和审美享受。③象征形态,即自然物作为人和人类生活的象征,对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象征性文化意义。比如:山,象征刚毅的性格;海,象征宽阔的胸怀;红叶,象征人格的晚节;梅兰竹菊,象征君子品格;等等。

二 生态哲学的实践目标

(一) 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实践辩证

人化自然,是作为人类行为结果出现的。它是对自在自然的改造。自在自然,是未受到人类认识和人类实践影响的那部分自然,尚未被人类认识把握、未被人类劳动改造。其特点是,相对于人的活动来说,具有纯粹的外在性。人化自然,就是渗透着人的因素,受到人的活动影响、干预的自然,是已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的自然。相对于人类实践影响来讲,还可以区分出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天然自然,是人类已经认识但未被人类改造的自然。人工自然,是天然自然在人类实践作用下被改造后的存在形态。这些自然形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统一于大自然系统之中。人化自然、人工自然都是由自在自然、天然自然转化、发展而来的。人化自然、人工自然虽然具有某些特殊性质和规律,但总体上服从于自在自然、天然自然的本性和规律。

从一个基本趋势看,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发展,表现为人化自然的不断扩大和自在自然的不断缩小。在畜牧社会和农耕社会里,动物和植物都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发展,人类社会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自在自然进行生产与再生产,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破坏。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尤其是机器大工业力量,人类展现了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强烈欲望和强大能力,自然界被前所未有地人化和社会化了,人化自然的领域与范围空前扩大。人类运用科技的力量,一方面创造了更加适合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大环境如三峡大坝,小环境如居家空调,新物资如化肥农药除草剂,新物种如转基因动植物,新能源如核能等,另一方面又耗费了大量自然能源资源,打破了自然界和生物链的平衡,对自在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此消彼长甚至严重对立,最终将使人类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基础。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反思现代化进程,生态哲学的实践目标就是研究如何处理好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关系。

(二) 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高度

生态建设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停止发展而追求原生态保持率、未开发率,而是在发展中追求生态的可持续性,而生态的可持续性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生态建设目标的制定,要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本框架之内,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应有规律。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实现生态建设目标,必须树立新的生态哲学理念,改变传统发展观和传统思维定式。

历史上,我国曾搞过多次植树造林运动。由于人们对生态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生态建设意识不强,加之曾经吃饭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种树与种粮的矛盾比较突出,但又未能自觉地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去重视生态建设,导致植树造林运动缺乏全局意识,缺乏系统性,人、财、物使用失当,致使生态建设没有达到预期效益,甚至出现负效益。这对我们现在所要实施的生态建设战略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生态哲学的实践目标就是要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度。从本质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源于大自然,大自然应该处于本体地位。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活动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的活动不能超

越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生存环境的恶化,人是主要原因,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自身。因此,人类想要正常存续下去,就要与自然共存,就要做到“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①的和谐。历史告诫我们:如果不善于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即使我们曾经拥有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即使我们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取得过胜利,那么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也将不再是生活的乐趣和发展的希望,而只能是生存的艰难困苦和精神家园的迷失。所以,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度,并从哲学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生态建设不能片面强调改善生态环境,一味考虑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否则生态效益也不可能持续。践行以生态持续为重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增长,是一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观的体现。以生态持续为重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观,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强调当代人的自觉意识和整体意识,在思考问题时,应该自觉地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向类本位转移,即要有人类整体意识。这种整体意识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整体意识,而且也是时间意义上的整体意识,它要求当代人承担起为子孙后代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人从与自然的对立中解放出来,进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高级发展阶段。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而不断索取,更不能肆意掠夺,而要承担起对于自然的人道主义责任。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是和谐统一的。

(四) 生态哲学实践目标的道德责任倾向

生态哲学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对自然的思考,因而生态哲学实践目标应该具有道德责任倾向。传统伦理理论关于道德责任一般是指对于人的责任,不涉及自然范畴。受认识范围和实践范围的局限,人们认为人类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会是人的责任行为的全部而唯一的领域,自然界被排挤在人类责任对象之外。不过,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指出,除了一条对人的责任的线索之外,还存在一条由隐到显的责任线索,那就是对自然的责任。人类跨入科技时代后,科学知识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环境的负面作用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导致人类可持续发展受到质疑。这使得伦理学不得不关注生存环境,责任对象也就开始拓展到了自然领域。

人为什么要承担对自然的道德责任?这是责任对象之所以要拓展到自然领域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而言的,它把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一是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二是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①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三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那些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都应当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显然,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并指出: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精神生活中就在于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则是以人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这是方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三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由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人类成

^① 《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

为自然的主宰，这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四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称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等方面的关系。

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持续至今。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核心地带，比如MARS、SARS、疯牛病等公共卫生事件，便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关。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纷纭，流派林立，如动物权力论、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显然，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对自然责任的论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动物的关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二重性不断体现出来，大自然不断受到不公正对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到人对自然的责任。英国早期仁慈主义运动指出，人类有责任成为动物福利的托管人。斯宾诺莎认为，所有存在物的价值和权利与人一样多。边沁从他的苦乐观出发，认为动物也能感受痛苦，并预言“这样的时代终将到来，那时人性将用他的‘披风’为所有能呼吸的动物遮挡风雨。”^① 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在《关于马以及人对野兽的道德责任的哲学论文》中，认为动物没有权力的根源在于国家没有制定动物法以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亨利·塞尔特（Henry Salt）继承了动物解放理论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思想，在1892年出版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一书中认为，“如果我们准备公正地对待低等种属，我们就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在它们和人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鸿沟’的过时观念，必须认识到那个把宇宙大家庭中所有生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人道契约。”^② 此后，人们逐步扩大对自然的道德责任的范围，自然中心主义更是主张对生物以外的所有存在物即整个大自然负责。所有的自然存在物都拥有价值，都值得人类关爱，

① （美）纳什 《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第26页。

② （美）纳什 《大自然的权利》，第188页。

而这种关怀与人类的利益无关,它不是为了人类自己,而是为了自然本身。自然所拥有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是否存在。自然中心主义观点颠覆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得将自然看成是工具或人类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疯狂利用自然资源,而必须敬畏自然本身的价值,还自然以应有地位,使人与自然平起平坐,融为一体。其代表思想有美国学者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挪威学者阿恩·纳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美国学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荒野哲学”等。德裔美国学者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原理》一书从本体论高度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技术时代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人类利益,还要冲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考虑非人类的自然的利益,把它变成人类责任的对象,因为它对我们有某种责任要求,这要求不仅是为了我们的长远目标,而且还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

显然,要合规律而又合目的地认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必须分析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人不仅对人自身有道德责任,而且对人以外的大自然、整体生物圈也有保护的责任,并且这种保护是为了人类自身,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然。

三 本研究的创新点及启示

(一) 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把生态文明上升到哲学高度,并用生态哲学思维,诠释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强调生态哲学实践目标的道德责任倾向。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提出了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问题,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它首先似乎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以及能源减少、资源匮乏等危机而提出来的对策,但实际上已涉及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次问题。很明显,这些危机的出现,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哲学上说,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运用哲学思维必然引起人们关于生态问题思考方式的深刻转变。

如果切实把生态问题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去认识,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主体思路方面就应有两个方面的价值: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将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教育。不仅要从小学课本开始增加生态教育内容,而且要在大学设置专门的生态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其次,在实践领域要设法对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力图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生产上,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实体,走生态经济发展道路;在生活上,则要积极提倡适度消费和绿色替代消费。

(二) 本研究的启示

1. 学科启示

生态哲学作为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现象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的综合,是哲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2. 价值评价启示

关注生态价值评价,树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发展的理念。生态建设不能片面强调改善生态环境,一味考虑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特别是近期效益,也不能一味考虑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实践上,应使得生态建设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3. 可持续发展启示

以生态持续为重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引导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强调当代人的自觉意识和整体意识,在思考问题时,应该自觉地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到类本位上来,要有人类整体意识,这种整体意识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整体意识,而且还是时间意义上的整体意识,要求当代人承担起为子孙后代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而不断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夺,而要承担起对于自然的人道主义责任。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人从与自然的对立中“解放”出来,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高级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要实现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观指明的价值追求, 即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4. 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五位一体”。生态哲学,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生态文明的概念可定义为: 人类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 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人与自然互动进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参考文献

- 史军 《反思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薛富兴 《环境哲学的基本理念》, 《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胡艳妮 《生态危机: 一个哲学的课题》,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年第17期。
张连国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论》, 《管子学刊》2004年第4期。

Research on Ecological Philosophy: Basic Problems and Practical Goals

Hu Jiaoping Zhou Zishan Wang Yong

Abstrac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a philosophy about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ontology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it is not a human body, nor a natural body, but an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ontology. The value pursuit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embodied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transcending nature. Ecological philosophy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ependence of human on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to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ractical goals are that: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to rais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the height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 and to fulfill the consistence of economic ,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 to a great extent , originated from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duties on nature. Therefore , the practical goals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should embody a moral duty tendency.

Keywords: Ecological Philosophy; Relational Ontology; Cultural Impli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al Duty